

卷第四百二十一 龍四

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

蕭昕

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為京兆尹。時京師大旱，炎鬱之氣，蒸為疾厲。代宗命宰臣，下有司禱祀山川，凡月餘，暑氣愈盛。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。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。昕於是詣寺，謂三藏曰：「今茲驕陽累月矣，聖上懸憂，撤樂貶食，歲凶是念，民瘵為憂。幸吾師為結壇場致雨也。」三藏曰：「易與耳。然召龍以興雲雨，吾恐風雷之震，有害於生植，又何補於稼穡耶。」昕曰：「迅雷甚雨，誠不能滋百穀，適足以清暑熱，而少解黔首之病也。願無辭焉。」三藏不獲已，乃命其徒，取華木皮僅尺餘，續小龍於其上，而以炉甌香水置於前。三藏轉咒，震舌呼祝。咒者食頃，即以續龍授昕曰：「可投此於曲江中，投訖亟還，無冒風雨。」昕如言投之。旋有白龍才尺餘，搖鬣振鱗自水出。俄而身長數丈，狀如曳素。倏忽互天。昕鞭馬疾驅，未及數十步，雲物凝晦，暴雨驟降。比至永崇裡，道中之水，已若決渠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遺尺潭

崑山縣遺尺潭，本大歷中，村女為皇太子元妃，遺玉尺，化為龍，至今遂成潭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劉貫詞

唐洛陽劉貫詞，大歷中，求丐於蘇州，逢蔡霞秀才者精采俊爽。一相見，意頗慙慙，以兄呼貫詞。既而攜羊酒來宴。酒闌曰：「兄今泛游江湖間，何為乎？」曰：「求丐耳。」霞曰：「有所抵耶，泛行郡國耶？」曰：「蓬行耳。」霞曰：「然則幾獲而止。」曰：「十萬。」霞曰：「蓬行而望十萬，乃無翼而思飛者也。設令必得，亦廢數年。霞居洛中左右，亦不貧，以他故避地，音問久絕。意有所懇，祈兄為回。途中之費，蓬游之望，不擲日月而得。如何？」曰：「固所願耳。」霞於是遺錢十萬，授書一緘，白曰：「逆旅中遽蒙周念，既無形跡，輒露心誠。霞家長鱗蟲，宅涓橋下，合眼叩橋柱，當有應者，必邀入宅。娘奉見時，必請與霞少妹相見。既為兄弟，情不合疏。書中亦令渠出拜。渠雖年幼，性頗慧聰，使渠助為主人，百緡之贈，渠當必諾。」貫詞遂歸。到涓橋下，一潭泓澄，何計自達？久之，以為龍神不當我欺，試合眼叩之。忽有一人應，因視之，則失橋及潭矣。有朱門甲第，樓閣參差。有紫衣使拱立於前，而問其意。貫詞曰：「來自吳郡，郎君有書。」問者執書以入。頃而復出曰：「太夫人奉屈。」遂入廳中。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，衣服皆紫，貌可愛。貫詞拜之，太夫人答拜。且謝曰：「兒子遠遊，久絕音耗，勞君惠顧，數千里達書。渠少失意上官，其恨未減。一從遁去，三歲寂然。非君特來，愁緒猶積。」言訖命坐。貫詞曰：「郎君約為兄弟，小妹子即貫詞妹也，亦當相見。」夫人曰：「兒子書中亦言。渠略梳頭，即出奉見。」俄有青衣曰：「小娘子來。」年可十五六，容色絕代，辨慧過人。既拜，坐於母下。遂命具饌，亦甚精潔。方對食，太夫人忽眼赤，直視貫詞。女急曰：「哥哥憑來，宜且禮待。況令消患，不可動搖。」因曰：「書中以兄處分，令以百緡奉贈。既難獨舉，須使輕齎。今奉一器，其價相當。可乎？」貫詞曰：「已為兄弟，寄一書札，豈宜受其賜？」太夫人曰：「郎君貧游，兒子備述。今副其請，不可推辭。」貫詞謝之。因命取鎮國碗來，又進食。未幾，太夫人復瞪視眼赤，口兩角濕下。女急掩其口曰：「哥哥深誠托人，不宜如此。」乃曰：「娘年高，風疾發動，祇對不得。兄宜且出。」女若懼者，遣青衣持碗，自隨而授貫詞曰：「此罽賓國碗，其國以鎮災厲。唐人得之，固無所用。得錢十萬，可貨之。其下勿鬻。某緣娘疾，須侍左右，不遂從容。」再拜而入。貫詞持碗而行，數步回顧，碧潭危橋，宛似初到。視手中器，乃一黃色銅碗也。其價只三五環耳，大以為龍妹之妄也。執鬻於市，有酬七百八百者，亦酬五百者。念龍神貴信，不當欺人。日日持行於市。及歲餘，西市店忽有胡客來，視之大喜，問其價。貫詞曰：「二百緡。」客曰：「物宜所直，何止二百緡？尚非中國之寶，有之何益？百緡可乎？」貫詞以初約只爾，不復廣求，遂許之交受。客曰：「此乃罽賓國鎮國碗也。在其國，大饗人患厄。此碗失來，其國大荒，兵戈亂起。吾聞為龍子所竊，已近四年，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。君何以致之？」貫詞具告其實。客曰：「罽賓守龍上訴，當追尋次，此霞所以避地也。陰冥吏嚴，不得陳首，藉君為由送之耳。慙慙見妹者，非固親也，慮老龍之饑，或欲相陷，以其妹衛君耳。此碗既出，渠亦當來，亦消患之道也。五十日後，漕洛波騰，洩滷晦日，是霞歸之候也。」曰：「何以五十日後歸？」客曰：「吾攜過嶺，方敢來復。」貫詞記之，及期往視，誠然矣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韋氏

京兆韋氏，名家女也，適武昌孟氏。唐大歷末，孟與妻弟韋生同選，韋生授揚子縣尉，孟授閬州錄事參軍，分路之官。韋氏從夫人蜀，路不通車輿，韋氏乘馬，從夫至駱谷口中，忽然馬驚，墜於岸下數百丈。視之杳黑，人無入路。孟生悲號，一家慟哭，無如之何。遂設祭服喪捨去。韋氏至下，墜約數丈枯葉之上，體無所損，初似悶絕，少頃而蘇。經一日，饑甚，遂取木葉裹雪而食。傍視有一岩罅，不知深淺。仰視墜（「墜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處，如大井焉。分當死矣。忽於岩谷中，見光一點如燈，後更漸大，乃有二焉。漸近，是龍目也。韋懼甚，負石壁而立。此龍漸出，可長五六丈。至穴邊，騰孔而出。頃又見雙眼，復是一龍欲出。韋氏自度必死，寧為龍所害。候龍將出，遂抱龍跨之。龍亦不顧，直躍穴外，遂騰於空。韋氏不敢下顧，任龍所之。如半日許，意疑已過萬里。試開眼下視，此龍漸低。又見江海及草木。其去（「去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地度四五丈，恐負入江，遂放身自墜，落於深草之上。良久乃蘇。韋氏不食，已經三四日矣，氣力漸憊。徐徐而行，遇一漁翁，驚非其人。韋氏問此何所，漁翁曰：「此揚子縣。」韋氏私喜，曰：「去縣幾里？」翁曰：「二十里。」韋氏具述其由，兼饑渴。漁翁傷異之，舟中有茶粥，飲食之。韋氏問曰：「此縣韋少府上未到（明抄本無「到」字）？」翁曰：「不知到未。」韋氏曰：「某即韋少府之妹也。倘為載去，至縣當厚相報。」漁翁與載至縣門。韋少府已上數日矣。韋氏至門，遣報孟家十三姊。韋生不信，曰：「十三姊隨孟郎入蜀，那忽來此？」韋氏令具說此由，韋生雖驚，亦未深信。出見之，其姊號哭，話其連厄，顏色瘵瘁，殆不可言。乃舍之將息，尋亦平復。韋生終有所疑。後數日，蜀中凶問果至，韋生意乃豁然，方更悲喜。追酬漁父二十千，遣人送姊入蜀。孟氏悲喜無極。後數十年，韋氏表弟裴綱，貞元中，猶為洪州高安尉。自說其事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任頊

唐建中初，有樂安任頊者，好讀書，不喜塵俗事，居深山中，有終焉之志。嘗一日，閉關書坐。有一翁叩門來謁，衣黃衣，貌甚秀，曳杖而至。頊延坐與語。既久，頊訝其言訥而色沮，甚有不樂事。因問翁曰：「何為而色沮乎？豈非有憂耶？不然，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？」老人曰：「果如是。吾憂俟子一問固久矣。且我非人，乃龍也。西去一里有大湫，吾家之數百歲，今為一人所苦，禍且將及。非子不能脫我死，輒來奉訴。子今幸問我，故得而言也。」頊曰：「某塵中人耳，獨知有詩書禮樂，他術則某不能曉。然何以脫翁之禍乎？」老人曰：「但授我語，非藉他術，獨勞數十言而已。」頊曰：「願受教授。」翁曰：「後二日，願子為我晨至湫上。當亭午之際，有一道士自西來者，此所謂禍我者也。道士當竭我湫中水，且屠我。子伺其湫水竭，宜厲聲呼曰：『天有命，殺黃龍者死？』言畢，湫當滿，道士必又為術，子因又呼之。如是者三，我得完其生矣。必重報。幸無他為慮。」頊諾之。已而祈謝甚懇。久之方去。後二日，頊遂往山西，果有大湫，即坐於湫旁以伺之。至當午，忽有片雲，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。有一道士自云中下，頊然而長，約丈餘，立湫之岸，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。頃之，湫水盡涸，見一黃龍，帖然俯於沙。頊即厲聲呼：「天有命，殺黃龍者死！」言訖，湫水盡溢。道士怒，即於袖中，出丹字數符投之。湫水又竭，即震聲呼，如前詞。其水再溢，道士怒甚。凡食頃，乃出朱符十餘道，向空擲之，盡化為赤雲，入湫。湫水即竭，呼之如前詞。湫水又溢。道士顧謂頊曰：「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為食，奈何子儒士也，奚救此異類耶？」怒責數言而去。頊亦還山中。是夕，夢前時老人來謝曰：「賴得君子救我。不然，幾死道士手。深誠所感，千萬何言。今奉一珠，可於湫岸訪之，用表我心重報也。」頊往尋之，果得一粒徑寸珠，於湫岸草上，光耀洞澈，殆不可識。頊後特至廣陵市，有胡人見之曰：「此真驪龍之寶也，而世人莫可得。」以數千萬為價而市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趙齊嵩

貞元十二年，趙齊嵩選授成都縣尉，收拾行李兼及僕從，負札以行，欲以赴任。然棧道甚險而狹，常以馬鞭拂小樹枝，遂被鞭梢繳樹，猝不可脫，馬又不住，遂墜馬。枝柔葉軟，不能礙挽，直至谷底，而無所損。視上直千餘仞，旁無他路，分死而已。所從僕輩無計，遂聞於官而歸。趙子進退無路，墜之翌日，忽聞雷聲殷殷，乃知天欲雨。須臾，石窟中雲氣相旋而出。俄而隨雲有巨赤斑蛇，粗合拱，鱗甲煥然。擺頭而雙角出，蜿蜒而四足生。奮迅鬚鬣，搖動首尾。乃知龍也。趙生自念曰：「我住亦死，乘龍出亦死，寧出而死。」攀龍尾而附其身，龍乘雲直上，不知幾千仞，趙盡死而攀之。既而至中天，施體而行。趙生方得跨之，必死於泉矣。南視見雲水一色，南海也。生又歎曰：「今日不葬於山，卒於泉矣。」而龍將到海，飛行漸低。去海一二百步，舍龍而投諸地。海岸素有蘆葦，雖墮而靡有所損。半日，乃行路逢人，問之。曰：「清遠縣也。」然至於縣，且無伴從憑據，人不之信，不得繾綣。迤邐以至長安，月餘日，達舍。家內始作三七齋，僧徒大集。忽見趙生至，皆驚恐奔曰：「魂來歸。」趙生當門而坐，妻孥輩亦恐其有復生。云：「請於日行，看有影否。」趙生怒其家人之詐恐，不肯於日行。疏親曰：「若不肯日中行，必是鬼也。」見趙生言，猶云：「乃鬼語耳。」良久，自敘其事，方大喜。行於危險，乘騎者可以為戒也。（原闕出處，明抄本作「出《博異志》」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